

〔美〕桑德拉·希斯内罗斯


Sandra Cisneros

程应铸 译

芒果街， 我自己的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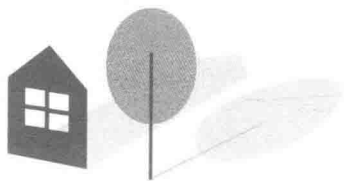
A House of My Own: Stories from My Life

南海出版公司



芒果街， 我自己的小屋

[美]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著
程应铸 译



上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芒果街, 我自己的小屋 / (美)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著; 程应铸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0

书名原文: A House of My Own

ISBN 978-7-5442-8772-2

I. ①芒… II. ①桑… ②程…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348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073

A HOUSE OF MY OWN: STORIES FROM MY LIFE by SANDRA CISNEROS

Copyright: © 2015 by SANDRA CISNERO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芒果街, 我自己的小屋

〔美〕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著

程应铸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刘文茵 李佳婕

装帧设计 魔都鼠兔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32 千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8772-2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珍珠是牡蛎的自传。

费德里科·费里尼

目录

引言 1

- 1 | 海德拉屋 7
- 2 | 家在何方? 31
- 3 | 路易斯·奥马尔·萨利纳斯 39
- 4 | 坠入爱河 48
- 5 | 玛格丽特·杜拉斯 51
- 6 | 墨西哥绣衣 54
- 7 | 亡灵节 64
- 8 | 稻草变黄金 71
- 9 | 致阿斯托尔的探戈 78
- 10 | 唯一的女儿 86
- 11 | 致格温德琳·布鲁克斯的信 91
- 12 | 我的歪门邪道 94
- 13 | 谁还需要小说, 如果…… 101
- 14 | 会唱歌的屋子 108
- 15 | 梅尔塞·罗多雷达 111
- 16 | 《芒果街上的小屋》十岁了 118
- 17 | 我能独处, 我爱工作 125
- 18 | 家具商的女儿 135
- 19 | 性女神瓜达卢佩 147
- 20 | 住屋的颜色 155
- 21 | 我怎样成为一个艺术收藏者 162
- 22 | 给父亲的亡灵节祭品 176

- 23 | 给我一丁点你的爱 182
- 24 |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189
- 25 | 无限神物 199
- 26 | 笔墨官司 203
- 27 | 塞维利亚之恋 209
- 28 | 白花 219
- 29 | 卡布奇诺先生 224
- 30 | 私生女 229
- 31 | 一个被称为“白日梦者”的女孩 250
- 32 | 芒果街，我自己的小屋 254
- 33 | 对母亲的祭奠 271
- 34 | 复活 278
- 35 | 万物有灵 283
- 36 | 给一位愤怒读者的回信 288
- 37 | 成为圣人的姑娘特里萨·乌雷亚 293
- 38 | 查维拉·瓦尔加斯：一个非常女人的女人 306
- 39 | 巧克力和甜甜圈 312
- 40 | 艾库玛尔 318
- 41 | 借来的屋子 323

尾声：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332

附言：无限 355

追悼 359

引言

很久以前，那还是“昨天”，我能根据我手稿上的字体，报出打稿的时间。“昨天”，我的意思是指使用电脑之前，我拥有各式各样的手动打字机——不过不知为什么，我从未拥有过打字机中的“劳斯莱斯”——IBM。直到后来，我才渐渐地、勉勉强强地进入了电子世界。

我在地球上漫游，在希腊、法国、前南斯拉夫、墨西哥和美国各处借用打字机。我的手稿是一捆捆打了洞孔的活页纸，装订夹通过洞孔把纸页压得紧紧的。我每到一处，都用打字机打出我的诗歌、小说和散文，由于它们不一致的字体和各自固执不变的故障，就像护照上的印章一样，提醒了我，这是我在何处留下的文字。

有时候，我靠接受资助维持生活，有时候，我住进一个借来的屋子或客房，有时候，我确信自己在恋爱，但是大多数时候，我独处于一个不属于我的空间，烫手的账单纷至沓来。那说明，我住过很多屋子，历经很多爱情，用过很多打字机，但是我从没有找到我真正要的。

此刻，我在墨西哥中部，在一个我祖辈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地区，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下这些。我的工作室里有皮革包护的桌椅，在一个封闭式的阳台里。一只吉娃娃犬在打盹，它不离我的左右。隔壁的棕榈树咯咯作响，就像一只沙球。小镇的中心，教堂的钟声定时鸣响。

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我上一个家里，我在后院一个二层楼的办公室里工作，和一群狗生活在一起，它们就像玛丽的小羊羔一样围着我打转。如今我仍然养狗，我的手稿上仍然有着多种不同的字体。有些文件再也打不开，因为旧电脑连同软件早就没有了。我根据打字工具的购买日期，来计算时间的流逝。

由此，我着手找回我那些迷失的羊羔，哪怕它们已经无影无踪，我把它们归聚到一个屋檐下面，与其说是为读者，不如说是为我自己。你在哪里，我可爱的小羊羔，你们去了哪儿？这些是谁写的，为什么写？我有必要知道，这样我才能弄清楚我的生活。

这些故事来自我一九八四年到二〇一四年之间的生活，它们大多数是为某些特定的读者群而写的，例如为大学和中学做演讲，为报章杂志及文选撰稿，通常是出于别人的要求。起初，我没有多大的信心来谈及我自己，我用诗和小说的交织进行表现，就像艾米莉·狄金森指出的那样，婉转地说出真理。要以自己的声音说话，我得学会从幕后走出。

我早期一篇回应性的自传文章，编辑在一本对奇卡诺人^①访谈的书中，不仅所述事实有误（那时候我太年轻，相信家里人说的故事），而且说的话听上去也呆板、做作，像是我身穿打了毛皮补丁的西装，还抽着烟斗。基于这些原因，我否定了我的初次尝试，

① 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种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代称。

没把它放进这本回忆录里。

在这本书里，我几乎排除了所有的评论和批评散文，包括我早期为“第三妇女”出版社，及在圣安东尼奥瓜达卢佩文化艺术中心担任文学指导时写的采访，因为它们似乎不符主题或不够成熟。一些由我主导，和其他作家做的对话访谈，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也许让它们保持原有的形态最为合适。另外，为有些书籍写的前言和后记，当它们不能独立成篇时也不予纳入——没有车也就不成挡泥板。



我的记忆比我更了解我，它不会失去什么值得保存的。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①

我让我的记忆在这里呈现，它是宣示我真实生活，并把它和我的小说区分开来的一种方式，因为在那里，似乎有太多对我的假定和虚构。（例如有关于我死了的不真实谣传，就曾经在维基百科里报道。还有，不容含糊的是，我绝不像一份西班牙语报纸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在蒂华纳卖淫的妓女，尽管它编造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还不如来写一部自传，此刻我以不带任何偏见的形式，好比为自己编织寿衣，我提供我的个人故事，作为记录我自己人生的一个方法。

这本集子里的大多数篇章都做了修改，为了保持一致，避免可能的重复，或者，仅仅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标准也水

^①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2015），乌拉圭著名记者、小说家。

涨船高。一些以前的谈话，在我想出怎样转录它们之前，只能让它们继续以谈话的形式存在。我经常不得不一遍遍地讲述故事，直到觉得它完整了。每到这时，很可能我不再记得“真实的”事件，但是我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我想，对于大多数人，都会像这样。牡蛎留存了侵入的沙粒，同样，我们讲故事来留存一段记忆。珍珠就是我们生活的故事，即使大多数人不承认。

一九八五年，文学批评家泰·黛安娜·雷波莱多来访，邀我为在芝加哥举行的现代语言协会会议做我的首次学术讲座。由于咽喉炎作梗，我非常紧张不安，几近崩溃。我必须哑着嗓子在台上高声宣讲我的论文，一杯接一杯地吞咽热水，总算撑到结束。这件事对现代语言协会和世界并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对我仍然可说是一个极大的成功，这个成功给了我勇气进行更多非小说类的散文写作。此刻，我感谢泰多年以前对我的鼓励和信赖（否则第一篇论文会是怎样，只有上帝知道——那可是没有电脑的年代）。

起先我想这样安排故事的顺序，视它们为一座屋子里的一个个房间，把每个章节安置在不同的区域，读者阅读时犹如走进一座公寓——门槛代表引言，走廊代表一个故事的连接部分，楼梯代表灵魂的飞升，等等。

最终，为了表述清晰的目的，我不得不以我写它们的顺序来编排这些故事。即使这故事以前已讲过，每次讲述它的时候，我希望能渐渐获得一个更完美的真实，增加一层珍珠母，使得故事更加完整无缺。和故事保持较远一点的距离，你能对它看得更清楚，我总是这样说，因为只有这时，你才能够看见你自己。

浏览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写的一篇日记，我看到年轻时代的我，在全国艺术基金会艺术奖学金的支持下，到欧洲各地旅游，写报

道，浪游了一个月，最后终于在一个艺术的领地落脚，租了间我自己的屋子和一台打字机，我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一座屋子，一台打字机，这两样东西于我缺一不可。有了一个家让我想要写作，在家里，我就有写作的冲动。而今，为了写作，我的需要又增加了一样，那就是我的动物，当它们和我相伴的时候，我就有家的感觉。



在墨西哥，每逢节日，会有壮观的称之为“城堡”的烟火表演作为庆祝，这些城堡搭建在街上或公共场所，它们不是用砂浆和石头筑成的，而是用“carrizo”（西班牙语），即芦苇。烟火和一个巨大的芦苇锥体相连，锥体的顶端更复杂、更惊艳，就像婚礼蛋糕上站着的新郎新娘。观看烟火表演所产生的特有乐趣，部分在于观看者随心所欲地站在烟火降落点近处，如同摇滚演出上的一群鲁莽大胆的狂热分子。我看不到一点安全措施，疯狂和骚乱随时都可能爆发。我想，这份惊险就是它的魅力之一了。

第一发烟火被点燃，三个图像旋转着上升，散射出的温热火花落到人群里——一颗星、一朵向日葵、一面旗帜，闪耀了一瞬，便滋滋地只剩下一缕轻烟。但是，更高级的烟火就更令人惊骇，也更赏心悦目，越往上升越复杂，也越危险，辉煌得让人触目惊心，我们被落得一身灰，眨着眼睛，呛得直咳嗽。

最后，城堡的顶端被点燃，人群开始移动，一个个伸长脖子。妇女们用黑色的披巾盖在头上，划着十字。婴儿们被举在半空，像是在大教堂前面兜售的氦气球。孩子们紧紧攀在路灯上，如同

蜘蛛猿一样弹跳自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都奔这里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忍受着脚底的疼痛，推推搡搡的人群，空气中硫磺和烤肉的气味。到时候了。

看，那是什么？看到了吗？是谁？天使长米迦勒？萨帕塔？圣餐杯和圣饼？不，你看！是瓜达卢佩圣母！Ay, qué bonito!（西班牙语：啊，多么美丽！）“大风车”在啾啾作响的绿、白、红转轮烟火中闪射生动的光焰——象征着墨西哥国旗，但是我相信，它还代表“三位一体”的墨西哥烹饪——辣椒、洋葱、番茄。

瓜达卢佩圣母开始转动，起先是慢慢地作拜别，恰到好处。然后，圣母加速，以脚尖旋转，像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溜冰者，旋转着进入夜空，一会儿便消失，然后像蒲公英一样地爆炸开来，落回到地面，飞溅而起如同萤火虫的灿烂尾光，向人们致以美好的祝愿。我想象中的死亡，正是如此。

我没有孩子可以向他们讲述下面的故事，即使我有，他们也不会有兴趣听。所以把它们奉献给你们，我的读者。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正过完人生中的第六个十年。在我的生活中，一个新的循环开始，旧的那个关闭。我处于生活的激流中，在屋与屋之间游走；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是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另一边，是在墨西哥境内而不是它的外面。于是，我突然希望在我最终把自己化成一个光艳四射的转轮烟火之前，来做一个圆满的回顾和展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于瓜纳华托州圣米格尔德洛斯奇奇美卡市

河犬之家

1 | 海德拉屋

在希腊，我曾有过一座屋子，坐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一个小岛上。这是我的第一座屋子，在记忆里成了一个光灿之地。它属于一对英国夫妇所有，他们夏季来这里居住，而在一九八二年秋天，它成了我的家。

海德拉既是那座小岛，一个没有汽车的福地，又是那个小镇——有层层叠叠的石头建筑，有无数直落山脚通往港湾的阶梯，是我完成《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地方。我的家是一座建立在村落高处的古式建筑，有很开阔的视野，能俯瞰小镇，远眺大海，仰望蓝天。文明既是近在咫尺，又似乎非常渺远。在这里，既是离群索居，却又不无社交。白天，我与港湾的人们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当我愿意的时候，也可以在结束工作后的黄昏，去港口融入他们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这是隐居和社交的一种完美平衡。



如果我的故事是出于奥维德笔下，那么，我变成一朵浮云，是从一九八二年夏天搬到普罗温斯敦镇开始的。我计划在离开那里去希腊之前结束《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写作。我是这样告诉出版商的，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承诺。我是如此肯定，会在夏季结束时完成，于是买好了一张九月从纽约飞往雅典的单程机票和一张欧洲铁路旅行优惠票，这样，便能够以低廉的旅费穿越欧洲。

在普罗温斯敦，我和丹尼斯·马西斯合住一套公寓，位于艺术工作中心的楼下，早先我们在艾奥瓦的时候，丹尼斯就是我的朋友、私人编辑。那一季，丹尼斯从事房屋油漆工的工作，在刺鼻的气味中回到家里，仅仅打一个盹以振作精神。他仍然挤出时间读我每天流出的文字，提供意见，小心翼翼不破坏我的表述——他称之为“奇特的声音”。

这是一个离奇而怪诞的夏日，举目皆是形形色色的有趣人物，足以配成一部马克斯兄弟喜剧电影的全部角色。我们没日没夜地跳舞，晚上，我们在沙丘举行的月光派对上跳；日间，我们在同性恋酒吧的下午茶舞会上跳，难怪我很难把思想集中到脑子里的另一个世界。

到了九月，我把尚未完成的手稿塞进手提箱，吻别了普罗温斯敦。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返回，但是我知道，回来时决不会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我。谢天谢地，如果，有什么我想摆脱的人，那就是我自己。

我期望改变我的生活。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中学任教，然后成为一所大学的招聘人员和辅导员。我组织社区的艺术项目，我把时间花在帮助别人上，唯独没有用以写作。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但是除了旅行，我不知道怎样来实现这个目标。我的这一想法从何而来？好吧，一是来自电影；另外，是书尾那些令人兴奋不已

的地名，它们总是跟着作家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例如马约卡岛、的里雅斯特、马拉喀什、特纳利夫岛；然后是那些讲著名（男性）作家行为如何糟糕的传记，对于女性作家的生活状态，我所知甚少，对劳动阶层的作家更是一无所知，尽管我参加过一个作家研讨班。我说不出要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作家，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做的是住在纽约或在大学教书——前者是因为我讨厌大城市（作为一个穷人），后者是因为大学的森严令我恐慌（作为一个穷人）。我希望过作家那样的生活，在我的想象中，作家的生活就是带着一台打字机，住在一座傍海的屋子里。

二十八岁时，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幼稚。幸亏这时，我首次获得了全国写作奖学金的眷顾，这是全国艺术基金会的奖学金，对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起先我想我会搬到旧金山，如此便接近拉丁美洲文学圈子。但是，这个梦想似乎不用资助就能够轻易实现，于是我将这个计划推迟，把目标移向一个更有异国情调的区域。我试图取悦我的芝加哥冤家，我的天敌，一个我视之为老于世故的男人。我希望他仰慕我，而不是我仰慕他。我愿做他做过的事情，去赢得他的肯定，我会成为一个云游世界的旅行者。

我选择的目的地是巴塔哥尼亚^①，在南美洲的最南端，然后按计划北上艺术之乡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有负有盛名的探戈，还有博尔赫斯^②、阿芳西娜^③、普伊格^④和皮亚佐拉^⑤，都是我喜爱的。

①该地区主要位于阿根廷南部，小部分属于智利。

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

③阿芳西娜·斯托尼（1892—1938），阿根廷女诗人，阿根廷女性主义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

④曼努埃尔·普伊格（1932—1990），阿根廷后现代主义作家。

⑤阿斯托尔·皮亚佐拉（1921—1992），阿根廷著名作曲家，被称为“世纪探戈教父”。

但是我怎样才能完成我的旅行计划？漫游拉丁美洲的想法，对于一个从没单独出游过美国境外的女性，委实是个颠覆性的大胆构想。更糟糕的是，我知道当地的男人会认为我单独出行是意在邀请他们做伴。太令我不知所措，我说服自己，如果推迟去巴塔哥尼亚，等到我成为一个更成熟的旅行者，那就会容易多了。

有幸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我遇到了伊菲吉妮娅，一个具有希腊血统的诗人。这年秋天她去雅典探亲，她说我可以相伴。于是我们相约九月在雅典会面。这对我是个安慰，因为我有时做噩梦，梦里有我最惧怕的东西，我梦见被关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和一只鬼魂般的老鼠相伴。有了伊菲吉妮娅的陪伴，我沉着多了。

我有一个模糊的记忆，我寄出一封“我的书稿被狗啃没了”的信给那家小出版社的发行人，他正在等我实现诺言，在夏季之末交付我的书稿。我还能怎样？去希腊的机票是不能退的。我只能飞离，试着不要老是去想到他，可怕的是他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坏脾气。

我先到雅典，和伊菲吉妮娅一同住在她父母家里，那是一处崭新的寓所，闻到的是肉末茄子饼的宜人香味。我们在城里闲逛，看了不可错过的古迹，然后离开，去比雷埃夫斯港造访附近的群岛——实际上只去了一个岛，不过，最后我们实现了原先的行程安排，游览了其他景观。

海德拉是我们观光造访的岛屿，因为据说那里到处是艺术家；海德拉也是我们留连忘返的逗留之地，因为那里是人间的天堂。我们在散发霉味的膳宿公寓里租了几间房，做着作家们在希腊群岛上做的事情——坐在户外小餐馆的凉棚下面，潦潦草草地在日记里涂写，吃炸鱿鱼，和镇上难以相处的居民友好交往。当受够